性理大中

性理大中卷之四

錢唐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儒紀

伊川程子

程子名頤字正叔明道之弟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呂申公判太學請爲太學正固辭元豐八年授汝州團練推官西監教辭元祐初秘省校書郎名對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八月

兼判登聞鼓院二年八月以孔文仲言差管勾西
監上奏乞歸五年正月丁父憂去官七年服除除
直秘閣判西監再辭以董敦逸言改授管勾崇福
宮未拜九年上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再辭紹
聖間以黨論放歸四年十一月編管涪州徽宗即
位移峽州四年以赦復宣德郎任還居住還洛十
月復通直郎權西監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
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四月有言其著書毀朝政
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遂徙居龍門之南五年復

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卒年七十五嘉定八年賜謚正公淳祐初封伊川伯

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周濂溪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

擒謙曰十八郎上書未免急躁仁宗之不報所以育才者甚厚

間遊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教導以顏子所好何學論

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熙寧閒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

擕謙曰此時應悔少年上書之失

呂申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

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上其行義於朝諫官朱光庭亦極薦之按溫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劄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名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禆益風化又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

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廸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

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初元三月至京師除校書郎

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名。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王巖叟奏曰。伏聞聖恩特除頤京官。仍與校書郎。然臣願陛下一名見之。試以一言問爲治之要陛下遂可自觀其爲人。頤抱道養德之日久。必有嘉言。以新聖聽。陛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媿。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名對太皇太后面諭。將除說書。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爲上富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

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官皆選老成重厚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侯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宮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又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再辭乃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

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制。先生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數十條。

是時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切仍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

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民長久之計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詩書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閒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朝夕承弼之意請自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

擕謙曰此法非善倘比一頑童則社稷之憂方大也○伊川亦言所選子弟年纔十三便令罷去然

所習既久。直一宣名之力耳。誰能阻之。

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唯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差兼判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體。再辭不受。

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

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名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

可有旨脩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脩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悟上意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鬥歸之人主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或侍立終日不

懈上雖倦以少休勿去也人或以問先生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太過而驕

心生耳。此皆近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

按孔文仲劾先生疏。有曰。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開以勿近小人。

每至講罷。必曲爲卑佞附合之語。如曰。伏望陛下燕閒之餘。深思臣之說。無忘臣之論。又如曰臣不敢仔細敷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時。顧無日無此語。以感切上聽。

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

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曆。諸公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故戶部索前任曆子。先生曰。某起

自草萊無前任曆子。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見近思錄

又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

問者范純甫。又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不爲害。先生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个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撝謙曰。想先生意以爲此時待聘始出。實爲國師傳。雖封祖父。亦未可陳乞。待受恩旣久。遷轉別官。

一始隨臣子常例耳、

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不觀畫。竟不往。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眞侍講也。一時文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名世者。疾之如仇。國忌。行香。先生令供素饌。蘇軾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

爲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軾令具肉食曰爲劉氏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又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時先生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纔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言歌則不哭今賀了却弔於禮無害軾遂以鄙語戲先生衆皆大笑

撝謙曰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歌咏之餘適有凶哀豈得不哭然豈有豫知兩事賀弔並行此與梨園

弟子何異。

時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於先生。進退人材。二蘇疑先生有力。故極詆之。於是時人有洛蜀黨之議。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亦多不悅。而諫議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仇。致市

并目爲五鬼之魁請放歸田里以示典刑差管勾西京國子監

呂申公曰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惷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後文仲知爲蘇軾所賣發憤嘔血死○范太史淳夫家傳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名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爲希濶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

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進學故其講說語嘗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妄非實也蓋當時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服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爲頤黨陛下愼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

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名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

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三省進呈先生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時蘇轍執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說故先生不得復召遂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先生再辭極論儒者

進退之道。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改授管勾崇福宮。未拜。以疾尋醫去官。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再辭不就。以朝廷議北郊失禮。亦不見問。故辭。

摛謙曰。此時或可暫起。

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編管涪州。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旣知天。焉用尤臧氏。先生被謫時。李邦直尹洛。令都監來見先生。纔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略見叔母。

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於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餽銀百星。先生不受。旣歸。門人問何爲不受。先生曰。渠是時已與某不相知。豈可受。貶涪州。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人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爾。至涪。註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憂。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卽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郞任。得歸。不以爲喜。還洛時。氣貌容色髭髮皆勝

平昔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旣受命即謁
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旣而供職尹焞深疑之先生曰
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
不能仕葢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耳
建中靖國二年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
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
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
字其所著者令監司覺察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詖
行惑亂衆聽而張繹尹焞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

究盡逐學徒復隷黨籍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崇寧三年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嘿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

尹焞曰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

無失也。先生用意唯在易傳。又云。門弟子請問易傳事。一字之義。必再三命之。益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

大觀二年九月庚午。卒於家。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先生殁。先生常服蠒袍。高帽簷劣半寸。繫縧曰。此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淸縧篆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尹焞曰。先生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

潔太中年老左右就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

初韓維與二先生善屈致於穎昌暇日同遊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先生回視責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韓遂皆逐去之一日與韓汎舟穎昌有一官員上書謁持國求知己先生曰只爲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稱善久留韓所韓蚤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

嘗有黃金藥様一。重三十兩。似可爲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再三謝過而別。

呂汲公以百縑遺先生。先生辭之。時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先生曰。勿爲已甚。姑受之。先生曰。公之所以遺頤者。以頤貧也。公爲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材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頤貧也。天下之貧者亦衆

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君實嘗謂先生曰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才卻可今既如此頤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門人王信伯曰明道猶有謔語若伊川則全無問如何謔語曰明道聞司馬溫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有疑遂止笑曰我將謂從天命之謂性便疑了伊川直是謹嚴坐間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

又曰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

否。少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騂然。

又曰。伊川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健忘。豈可不知其故哉。

朝廷欲用游酢。蘇右丞沮止之。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頃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

文潞公尹洛。先生時爲判監。一日府會。先生往赴。到客次。見樂人來呈樂語曲詞。先生訝之。問故。對曰。昨日得太師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禮

法。故先來呈富鄭公司馬溫公居鄉里。尤所尊禮。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洛。必先來見呂榮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滌筆硯正衣冠。然後寫其爲當時禮敬如此。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葢與明道同異時有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

先生曰。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

撝謙曰。四十以前。非不思也。但四十以後。省讀誦耳。

先生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學者須更自體究。

先生嘗曰。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閑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名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爲私書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頤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

南方學者從先生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於門誰是最有得者先生曰豈敢便道有得處且只

是指與他個路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巳是忒大煞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巳有也。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侯師聖云。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雪深一尺。

明道嘗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余不得讓焉。

和靖尹氏曰。焞年二十。方登先生之門。被教誘諄諄

嘗得朱公掞所論雜說呈先生問此書可觀否先生
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頤在
何必觀此若不得頤心只是記得他意厚自是不敢
復讀
橫渠張子曰伊川可如顏子恐未必如顏子之無我
謝顯道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
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
若是何也謝顯道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
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乃止伊川聞之

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賤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司馬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概矣

紹興間胡安國言程頤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私相傳習其後門人稍稍進用傳者寖廣士大夫爭相淬厲而其間志利祿者托其說以自售分黨相排衆論洶洶深詆其徒而乃上及於頤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離世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

途而其義不明矣士學宜師孔孟此亦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

朱子贊曰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

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凂。而伊川所作行狀。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可謂不同矣。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可以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其寡過矣。

問程傳說得理也太多。曰伊川求之太深。嘗說三百八十四爻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爻解。其說也好。而今似他解時。依舊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

又曰。易傳明白無難看。但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八八六十四卦中。若作易看。卽無意味。唯將來作事看。卽句句字字有用處。

攜謙曰。按明道生平。温和勝於嚴毅。伊川生平。嚴毅勝於温和。故人多喜明道而畏伊川。然觀明道教人。大抵不立經界。以正容悟物爲上。其事君亦少作章疏。只是開陳詳說。欲以誠感上心。有所諫諍。疏入輒削藁。如言詩亦不下訓詁。有時只轉一兩字。吟咏而授人。平生未嘗註書。看來若無伊川。

則明道之澤。一再傳而盡矣。譬之治田者。不立界樹。只靠讓路讓畔。一再傳後。子孫不知其處。故復得伊川。始承立得定。明道亦言。他日能尊師道必吾弟也。然無明道開其前。末世人情亦未肯遽附。天之降界。眞無欠缺。如聖人亦然。明道似顏子。伊川似曾子。顏子若無若虛。天然和氣。驟難攀躋。夫子言吾得回也而門人益親。然傳聖人之道者卒歸曾子。曾子篤恭弘毅。臨淵履冰。嚴不奪之大節。守自反之大勇。慕子淵而畏子路。責子夏而病子

張凜然唯秋陽江漢之仰一傳子思再傳孟子皆以剛大之質充塞天地之氣扶明此道而聖教以立不然道廢已久矣

又曰天地生物必用春夏之氣以始之而秋冬之氣以成之合二先生而四時之氣始備

程子門人

尹和靖先生名焞字彥明其先洛陽人少孤奉母陳氏以居爲進士業年二十師事伊川應舉答策問議誅元祐黨人先生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

告於伊川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爲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先生退不復就舉。伊川教人專用敬以直內爲本。先生獨能力行之。因蘇昞見伊川。始到問爲學之方。伊川曰。公要知爲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頤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半年後方教以大學西銘。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以示伊川。伊川問之。先生曰

心廣體胖。偶只有所樂。伊川曰。到此和樂字也著不得。與張繹友善。伊川歸自涪。繹始見穎悟。疏通。伊川極喜之。妻以族女。先生嘗因侍坐請曰。張繹每聞先生語。言下解悟。焞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繹不及焞。伊川然之。

伊川常言晩得二士。伊川卒後。繹亦卒。不及有爲於世。朱子曰。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爲品藻二人。蓋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

則大不是將無處不窒礙矣

一日讀易至敬以直內處舉問伊川伊川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先生嘗言伊川教人專令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溫州鮑若雨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伊川遣之見先生次日伊川曰諸人謂子斷學不以教渠果否先生曰焞以諸公來依先生之門受學焞豈敢輒爲他說萬一有差豈不悞他一生伊川頷之嘗與范元長同

見伊川。偶有事。先起下階。伊川謂元長曰。君觀彥明他日必有用於世。自太觀中言者謂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學徒避不敢來。先生不爲之變。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靖康初。徵到京師。懇辭還山。詔授和靖處士。

靖康元年。同知樞密院事种師道奏。伏見河南府布衣尹焞。學專師古。行足勵俗。潛心允蹈。踰三十年。西都學者。皆推仰之。未嘗應書。不求仕進。若蒙

名致俾預講說必有補益名至京師十月賜號和靖處士以歸

金人陷洛陽舉家被禍先生死復蘇逃於長安山中轉徙四五年長安陷劉豫僭位使人招之先生夜逃去徒步涉渭久之止於涪絡與五年侍讀范冲舉先生自代

范冲奏曰伏覩和靖處士尹焞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靖康中朝廷以布衣特起累加津遣既至京師懇請還山賜處士號建炎中

焞逃竄山谷翟輿為河南鎮撫使聞其名遣使延聘焞亦不就今流落在蜀臣輿之遊處三十餘年得其為人內行淳備毫髮無玷實為鄉閭之所尊禮士友之所矜式迹其所得於已表見於外臣無能髣髴舉以代臣允愜公議

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冲奏給五百金為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六年始辭官就道作文祭伊川而後行至九江聞陳公輔上疏攻毀程氏

四月上第八狀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余

又二十年矣。學之既專。自信甚篤。自少至老。居之甚安。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僻陋之學。不過聞於師者。不唯無以發明經旨。又且仰惑聖聰。焞雖甚愚。敢偷一時之顯榮。不顧四方之公議。舍其所學。上欺君父。加以疾病日增。精神衰耗。決不能支持前進。乞令自便。訪藥求醫。免令道途塡委溝壑。會上以右相張浚奏。名益急。至國門。復以疾辭。不許。使大臣存問慰勞。須病愈。必受命而後朝。至上前。又辭。上曰。卿尚可辭耶。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講學。不敢

以有他。先生遂就職。八年。除秘書少監。先生年已六十七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留侍經筵。轉太常少卿。權禮侍。兼侍講。會金議和。先生上奏曰。本朝鹵禍亘古未聞。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凶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降意屈心。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遂使鹵意亦驕。謂

我無人再啓和議於今日意欲潛圖混一臣妾中國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於此決矣况先王之禮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信讎敵之詐謀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反兵之意乎又與宰相秦檜書謂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未聞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方望相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疏及書皆不報於是先生固辭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

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聽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茅誤膺名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於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祗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授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

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
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
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會累奏放歸田里疏
上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先
生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浚鼎既去秦
檜當國見先生議和疏及與檜書已不樂至是得求
去之疏遂不復留十年如紹興居十二年卒年七十
二在經筵時張魏公嘗問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
爲此孟子至論先生曰未是張曰何者爲至先生曰

好善優於天下爲至張初不喜伊洛之學先生此語實有發焉先生莊正自持不過於心不欺闇室存養氣質成就充實至於剛大在瀘州一室名遂志齋在涪陵所居名習堂在千福院一室名六有齋取橫渠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之意一室名三畏齋先生主一之功多窮理之功少然論程門之學篤敬平實者必以先生爲第一

在朝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衆人皆迎焞安敢違衆又問

曰拜乎。曰固將拜也。曰不得已而拜之歟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日看光明經一部。有問之。曰母命不敢違。

朱子曰。此是闕却諭父母於道一節。

門人徐度語及蘇氏使民戰栗議。問曰如何。先生艴然曰。訓經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

和靖嘗曰。吾道須行至無內外。無思慮方得。

撝謙曰。此言主一之純。動亦敬。靜亦敬。而近世陽明乃有無巳發無未發之論。其弊乃至執一。故汪

元用問易傳切要處和靖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閒後朱子以問延平延平曰此須是學者全理會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方與說這話不然豈不誤他

朱子曰先生晩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粘之屋壁以自警戒熹竊念前賢進脩不倦死而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捧讀終篇恍然自失因以自節云

又曰和靖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

深有味也○又曰和靖在程門是十分鈍的彼他只就一个敬字做功夫終做得成○又曰和靖與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在經筵亦無大開發處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曰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此做甚麽只說得此一語

劉絢　程子伊曰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

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將明斯道興斯學於既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亦有冀矣以爲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哉遊吾門者

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質夫者幾希又曰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質夫之志吾無疑焉

李籲 伊川曰使學者視傚而信從端伯質夫有力焉二子才器相類志尚如一

呂大鈞 大鈞字和叔於扶風張先生爲同年友聞先生學心悅誠服賓賓然執弟子禮扣請無倦自是學者靡然知所向日用躬行必取張先生之法度以爲宗範丁諫議憂自始喪至於葬祭一倣古儀所得

爲者。而居喪之節。鉅細規矩於禮。雖昆弟共行之。而君特勉執之彌謹。○作呂氏鄉約。

按和叔專從橫渠。與叔始從橫渠。橫渠卒。乃東見二先生而卒業焉。

呂大臨 師祭文。子之學。博極羣書。妙達義理。如不出諸口。子之行。以聖賢爲法。其臨政事。愛民利物。若無能者。子之文章。幾及古人。薄而不爲。四者皆有以過人。而其命乃不偶於世。

游酢 龜山楊氏曰。游定夫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

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定夫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明道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已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敎之名定夫來職學事定夫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學焉

撝謙曰觀定夫答呂居仁書則其舍儒入禪又不無負所師之意

朱子曰定夫淸德重望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

謝良佐　和靖尹氏曰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朱子曰上蔡爲人英果明決强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課程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指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

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嘗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猶可想見也某自少時妄意爲學即頼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凜然常懼其泯滅而無傳也○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鬭靡爲能若明道看

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已爲人之分。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功夫。謝曰。也只却得个矜字。○朱子曰。謝自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未去。說道理好揚揚地。又曰如今人說道愛從高妙處說。便入禪去。自上蔡以來已然。

南軒張氏曰。呂晦叔言上蔡自見二先生。爲克己之學。有一研。平生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往來於心。其天資最高。尚且如此。以見克己之難也。程椅因言上蔡

自謂後來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却無健羨心此工夫極至處可謂勇矣

楊時　明道在潁昌時龜山先生因往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多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楊謙曰觀朱子之言則二君亦未能不負伊川此語

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爲崖異絶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始終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熈寧中旣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卽往從學旣歸閑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先生除邇英殿說書知時勢將變遂陳論政事其略

曰近日獨除租稅而廣濟軍以放稅降官是詔令爲虛文耳宜從前詔茶租榷法宜少寬東南州縣均敷鹽鈔計口而授人何以堪宜酌中立額發運司宜給糴本以復轉般之舊和預買宜損其數而實支所買之直燕雲之軍宜退守内郡以省轉輸之勞燕雲之地宜募邊民爲弓箭手使習騎射以殺常勝軍之勢衞士天子爪牙而分爲二三宜循其舊不可增損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寇騎已逼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内誤

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北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姦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可勝計。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會淵聖嗣位。公乞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叙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首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乞正典刑。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爲三路總帥。棄軍而歸。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逃去。大河天險。棄而不守。使寇奄至城

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莫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閹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擢右諫議大夫。會朝廷以三鎮賂金。厚遺金帛講和而去。公言河朔要藩、一旦棄之。使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城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此非經遠之謀。四方勤王之師、踰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不可不慮也。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守。今若以兵躡之。使腹背受敵。宜可爲也。時議者多持兩端。遂失此

機會後朝廷因太學生伏闕慮其鼓亂乃以先生兼國子祭酒遂乞追奪王安石王爵毀去配享之像諫官馮澥上疏詆先生有旨皆罷

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名也以蔡京然在朝廷亦無大建明朱子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明若自家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明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爲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种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嘗用之矣又況自家言之彼亦未便

見聽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何如耳○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志也。然來得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爲者。只是說得那沒緊要的事。當此之時。苟有大力量。咄嗟間。眞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已不枉。既不能然。又只是隨衆鶻突○又曰他當時一出。追奪荊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謙避而已。○又曰。

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

塢謙曰蔡京之薦龜山以悔過畏禍而然龜山之起不爲過以孔子救世之急公山佛肸且欲往況煌煌天子之名乎起而執政不見聽則退可耳

馬伸 真西山讀書記曰崇寧中禁元祐學姦人用事出其黨爲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遊間以趨利叛去時中方自吏部求爲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爲親依之計至則因張思叔求

見先生辭焉時中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况不至於死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眞有志者遂引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一造焉靖康初爲御史張邦昌僞命時進狀速令改正易服歸省奉迎康王建炎中以論汪黃誤國貶濮州監酒死嘗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如此又嘗曰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呂希哲　〈家傳曰。正獻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房酒肆。市井里巷之言。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始與伊川俱事胡公瑗。少程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焉。○晚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

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仙源嘗言與公爲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旦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

其餘門人學行聞於時者甚衆不能備錄

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不知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朱子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會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竭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

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就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的見解。如灑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大有小。有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爲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蔡於小

處說得亦大了如游楊解書之類多使聖人語來反正如解不亦樂乎便云學之不講爲憂有朋友講習豈不樂乎之類亦不自在大率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爲學也只就他資質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个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門諸弟子只除了顏曾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

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問也是後來做功夫不到。曰也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又曰。而今假如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語言各別。不害其爲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唯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楊子雲法言模倣論

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益遠。及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爲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眞矣。其終卒歸於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博文約禮而已。只是要人自去理會。○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故學之者都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太高了。他們只瞭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功夫。故流弊至此。或謂龜山恐不如此。曰只論語序可見。

撝謙曰。以愚觀之。只恐不見上一截。若見上一截。

必不會差。

朱子曰。今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的說話。只為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著聖人意思。所以二程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

撝謙門。今看來只是唐以來。承晉人之弊。一求性命便入釋去。彼二家說得極高。程先生驟要引學者到平實。恐學者引不上。故放得稍高。而學者流弊仍入於禪